

卫斯理

虚夜飞传奇系列

无名咒
裹尸布之迷

倪匡科幻小说系列

亚洲之鹰系列

- 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|
| 1. 鬼神 | 4. 怪头 | 7. 蜂后 | 10. 夜光 | 13. 解开死结 |
| 2. 妖偶 | 5. 巨龙 | 8. 火凤 | 11. 异人 | 14. 游魂 |
| 3. 魔像 | 6. 蛇神 | 9. 飞焰 | 12. 死结 | 15. 困兽 |

公主传奇系列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|
| 1. 天敌 | 4. 尺蠖 | 7. 离魂奇遇 | 10. 神机 |
| 2. 夜归 | 5. 大宝藏 | 8. 神话故事 | 11. 暗算 |
| 3. 宝刀 | 6. 消失女神 | 9. 四条金龙 | |

虚夜飞传奇系列

- 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1. 亡灵搜索队 | 5. 续梦迷城 | 9. 惊天变 |
| 2. 蜃楼劫 | 6. 隔世桃园 | 10. 夺命环礁 |
| 3. 星际烈火 | 7. 无名咒 | 11. 捕魔船 |
| 4. 生死神 | 8. 裹尸布之谜 | 12. 科幻搜神记 |

目 录

无名咒 (1)

裹尸布之谜 (190)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：虚夜飞传奇

无名咒

救援直升机越过大熊湖

加拿大，西北地区。

风雪漫天，五部救援直升机正以全速飞离诺曼堡，朝冰封的大熊湖进发。

“以目前的速度，很难在日落前抵达营地，”救援队队长盯着泛起寒光的湖面，不耐烦地说“好些鬼东西真有它们的魔力，害得人用最宝贵的生命，将它找出来。”

另一部直升机越过他们旁边时，救援队队长向对讲机道：“白熊三号，加油，这次倘能完成任务，那位失踪者必定会送我们一人一颗石头作为纪念品。”

“好，到时候我立即返回温哥华老家，买一个牧场。”对方嚼着口香糖道：“看来这回是我们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了。”

驾驶“白熊三号”的机师，喜极忘形，倒不知道世界上是有一语成谶这回事，这次的确成为他们最后一次任务，一次没有回程的恶梦。

“这里是白熊五号。”对话机传出另一道声音：“目的地的天气极为恶劣，正刮起风雪，看来老太婆是凶多吉少了。”

“白熊五号”口中的目的地，是图腾港，一处位于大熊湖南的小镇，在一般的地图上，根本就无法找到它的位置。

图腾港在一年前还是一处默默无闻、不见经传的地方。不过，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，小镇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，令民风纯朴的小镇，转眼变得热闹起来。

以亚尔伯特省为基地的道森集团，在短短的一年中，集资五十亿加币，在图腾港作出重大的投资，成立数十个勘探营地，令小镇的失业人数在一夜之间消失。

庞大的投资计划，不但令图腾港受惠，连带诺曼堡交通与伙食供应商，亦登时变成暴发户。

图腾港附近一带的峡谷，埋藏着一些东西。

十八个月前，道森集团以极低的姿态在图腾港成立了第一个营地。

半年后，其中一部钻探机，终于为集团的首脑带来好消息，

他们果然寻到要找的矿物标本。

这种矿物，经过打磨之后，都会迷倒地球任何高级生物，虽然在外星人眼中，可能根本绝无吸引力。

这种晶莹闪烁的矿物，埋在这个星球地底，至少有二三十亿年的历史，人类给它一个名字：钻石。

五部救援直升机，在一大片乌云下，继续向大熊湖边的图腾港进发。

今天早上，道森集团属下一个开采中的钻石矿，向诺曼堡发出求救讯号。由于拯救的目标身分特殊，诺曼堡的救援单位不但空群而出，还在空中会合另一批来自沃斯城的救援队伍，赶赴图腾港。

“白熊三号，这里是白熊五号，”对讲机又再传出声音：“大鹰角气象站提出警告，假如我们再不转换航线，恐怕会与大风雪碰头。”

“白熊五号，收到了。”救援队队长道：“这里是白熊三号，全体人员注意，计划有变，立即转换 B 航线；重复一次，立即转换 B 航线。”救援队队长下达指令后，便带头飞向积雪的冰川地带。

“天色已经渐黑，我看最快也要晚上八时才能降落营地的停机坪。”负责驾驶白熊三事号的机师道：“在晚上展开救援行动，真是难上加难。”

“安全第一，”救援队队长干咳一声，望向窗外皑皑的雪岭说道：“我们是赶去救人的，倘若自己遇上意外，那该怎么办？我还有一个半月便退休，不要遇到任何意想不到的麻烦。”

偌大的一片乌云内，隐约传出两声轻雷。

京都大学的德国教授

日本，京都，大地震约一个月，某个平凡的周末。

奥格斯堡·海姆教授驾车驶离比睿山的寓所，就像每一个周末一样，来到岚山，将车子驶过渡月桥，往“五木茶屋”品尝他喜欢的点心。

作为京都大学里唯一的德国人，海姆教授经常都会被人问一个相同的问题：“你为何要老远的从德国跑来日本？”

每次遇到这个问题，海姆教授总将笑容挂在脸上，然后礼貌的回答：“因为我要逃避，但请不要问我在逃避什么。”由于他说话时，充满幽默感，故此大家只当他说笑。

海姆教授第一次被人问起这个问题，是在横滨的外国海员俱乐部，时间是一九四四年，那时候他只是一名刚从德国货轮跳下的小伙子，还未度过二十三岁生日，连最简单常用的日文也不懂，经常成为吧女的嘲笑对象。

当年只身来到异国的德国金发小伙子，如今已经是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，明天就是海姆教授的七十四岁生日。

自一九九四年，从德国货轮勃兰登皇子号的甲板，走下当年被军国主义统治的国家，一晃眼就是五十一年。海姆教授如今是京都大学著名的人类学家，也是日本学术界公认的日本通。这几十年来，他一直保持独身，尽管在去年暑假仍有一位鹿儿岛大学的女教授，对他大献殷勤。

海姆教授对于京都，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。就像每年从本国以及世界各地来游览的观光客一样，这位长年居住在京都比睿山的德国老教授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去逛一逛金阁寺与三十三间堂。大地震破坏了三十三间堂的部分建筑，令海姆教授大为紧张。

海姆教授把车停好，冒着寒风细雨，朝“五木茶屋”走去。这一间他常来的茶屋，是由一位著名男歌手开设的，虽然大部分顾客都是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，但对海姆教授来说，永远有一种亲切感，因此，每逢周末的下午，他都风雨无阻来这地方一趟。

他每次来“五木茶屋”，均带着轻松的心情离开，唯独是那一年，也是唯一的一次，海姆教授跟邻桌一大群美国青年讨论起一宗新闻时，突然问拂袖而去。

那一年的冬天，京都下着大雪，整个古都均披上一片白色。

海姆教授在“五木茶屋”一角，喝一口冒出热气的宇治绿茶，正准备用竹签挑起木盒中的点心时，几名携着沉重行李与背囊的金发小伙子，狼狈地走进来避风雪。来自美国的年轻人，说话的声音虽然尽量压低，不过，仍是将茶屋的宁静气氛破坏。

几名年轻小伙子高谈阔论的话题，是关于一堵围墙倒下的新闻。由于大家都是金发碧眼，海姆教授很快就成为他们搭讪的对象。

老教授端着绿茶，坐到他们临窗的座位上，听他们其中一名成员，讲述参加推倒一堵围墙的经过。

不错，就是那一年，分隔着东西德的柏林围墙，在民主浪潮中被推倒。曾经染满逃亡者鲜血的历史巨墙，被人民敲碎成千万块碎片；成为人们书桌上的小摆设。

就在一班人谈得兴高采烈时，海姆教授在京都大学的学生小仓纯子，也是茶屋的兼职女侍应，突然看见老教授忿怒地离开座位，气冲冲的推开门，头也不回的冲进大风雪中。

世上是否有毒咒？

“你们向他说了些什么？”纯子用英语问。

“没什么？”其中一名小伙子耸一耸肩道：“我们只不跟他讨论德国统一的问题……”

当纯子追出去的时候，海姆教授早已消失在大风雪中。此刻，飘过纯子脑际中，是老教授扑朔迷离的身世。

可是，出乎这位大学女生的意料之外，海姆教授并没有因那次突然的反常表现，而拒绝再次踏足“五木茶屋”，但他并没有向纯子解释，那天为何会如此盛怒。

老人家的脾气，尽管有时候会像小孩子般不可理喻，但对于温文尔雅的一名好好先生来说，那次不寻常的表现，至今仍旧令纯子不能忘记。纯子绝对不是一名好奇心强烈的少女，所以每次在招待海姆教授时，均没有作出任何追问。

“午安，海姆教授。”扎着马尾的小仓纯子，一看见教授从寒风细雨中走进店内，已急不及待地替他把外套挂好，“石原厨师特别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京果子。”

海姆教授脸上挂着微笑，坐到窗旁的座位上，“好……纯子，你的论文写得怎样？”

“还差五分一，”纯子把热茶端到老教授的面前：“希望春天前能够完成吧。”

“但愿今天的樱花早点开……”海姆教授呷一口绿茶，幽幽地说：“否则我恐怕没有机会目睹落樱漫天飞的景色了。”

纯子一征。向来是个乐天派的海姆教授，怎会突然间说出

如此悲观的说语来？

他只不过七十多岁，壮健如牛，难道发觉自己患上某种绝症，不久人世？

窗外的风越来越狂，雨越来越大，远处的岚山就像一幅黑白照片。

“纯子，你是否相信世上有毒咒？”

“毒咒？”纯子转过头来，发现老教授面色铁青，神情呆滞，一反往日轻松的举止。她放下托盘，走近海姆教授：“毒咒？”

“对，”海姆教授盯着从茶杯中冒出的白烟：“毒咒，人临死前向仇人所施的恶毒咒语，你相信吗？”

“教授，你的问题，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，应该找历史系的浅野光男去答。”纯子眨动着她的一双大眼睛：“光男是我中学的学长，如今在京大念博士，专门研究巫术。”

“真的……？”海姆教授语气中，隐约带着绝望：“他很快就会得到一个新的案例。”

“教授，”纯子握着老教授的手，低声道：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人想害你？”

“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你在大学食堂中问我的问题吗？”海姆教授的情绪，渐渐平静下来。

“当然记得。”纯子点头答道：“我那个问题，你说已经很多人问过。那次我问你，为何一个德国人，会在日本度过几十个寒暑？你答我说，因为你要逃避——”

小仓纯子说到这里，突然停下来，呆望着老教授，脸上露出讶异的表情：“不可能的……不可能的……这几十年来，你要逃避的是……是毒咒？”

老教授轻轻点头，用诡异语气说：“五十一年前，一名德国青年，远渡重洋，由柏林来到横滨，就是因为相信毒咒会应验。”

“一九四四？”纯子把嘴张得老大：“是德国战败前一年……是哪个人向你施毒咒？”

“不是一个人，是很多的人，”海姆教授开始颤抖起来：“那些人后来都变成死人。”

“死人的毒咒？”纯子问德国籍老教授。

一连串暗杀浪潮。

当一名德国老教授，在日本京都一间茶屋中，跟女学生提到毒咒的时候，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，一樁暗杀即将发生。

计划暗杀的地点，是位于这个邦的首府马德拉斯，一条通往班加罗尔的公路上。

下午一时廿六分，一辆满载硫酸桶的大卡车，突然从小路冲出，从大路迎面而来的两辆豪华房车，煞车不及，撞向大卡车，连续发生猛烈的爆炸。

虽然并非一宗罕见的交通意外，但由爆炸所造成的浓烟，居住在城市的人也即时见到。

这一段公路经常发生交通意外，在爆炸中身首异处，亦或是被烧得面目不可辨认的死者，本来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报导的地方，可是，几家报社的记者，还是比警方更早到达现场。

其中一辆豪华房车载着的，是马德拉斯的粮食批发商，不过，重要的并非他这个商人的身分，而是他在政治上的地位。

如今身体被炸成两截的胖子，是这个国家选举委员会副主席比哈吉尔，近年因大力打击贿选，因而在政坛上结下不少仇家，死于非命是迟早的事。虽然警方在意外发生后十二小时，仍向媒体否认这事与近日一连串暗杀事件有关。

耐人寻味的是，也是难以解释的，是驾驶大卡车司机的尸体，在现场遍寻不着，就像在空气中消失一样。驾车的司机，身手又怎会如此敏捷，在爆炸发生前，及时逃离车厢？

当然，在印度的职业杀手圈子中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一宗交通意外，是何人的杰作。

只有那名外国人的行事方法，才会这般简洁又无迹可寻，故他的价码比本地杀手贵几倍。

午夜时分，班加罗尔的一间妓院中，灯火通明。

一名西装笔挺的高个子，提着一个小型皮包，站在这家低级妓院的长廊中，已经接近大半个小时。嘴边叼着香烟的鸨母，故意在高个子的面前晃来晃去，脸上流露出极不耐烦的神情。

当她忍无可忍，正想骂对方一顿之际，其中一扇漆成深绿色的门打开，走出一名满脸怒容、衣衫不整的少女。她看来只有十三四岁，一边咕映着：“下次别让我遇上……”一边点算着手上的—叠纸币。

谁知鸨母一声不响，就从她手中抢去那叠钞票。不过，少女亦非善类，连忙冲上前，拦着鸨母的去路，狠狠地说：“是那个外国人另外给我的打赏，快点还给我。”

鸨母好像根本没有听到她说什么似的，只是从那叠钞票中

抽出几张，塞进少女的乳沟，冷冷地说：“沙哲一伙人，到目前仍在外打听你的行踪，我正在考虑，是否向他们说出真相？”

少女面色一沉，猛然转身，朝漆着俗不可耐的粉红色长廊走去，直至发现高个子仍抱着皮包，站在房门外，才把脚步放慢。

“你找谁？”少女瞪着高个子：“就选我吧，我可以跟你做，满舒服的。”

“不，”高个子答：“我是来找古尔斯的。”说罢，就敲一敲门，走进正传出淋浴溅在地上所发出声音的房间。这低级妓院，能够吸引班加罗尔嫖容的唯一地方，并非妓女的素质，而是它附设的热水浴。门虽然打开着，但散发着异味的房间，依然笼罩着一片白茫茫的迷雾。

“古尔斯先生，”高个子提起手中的皮包，高声叫道：“这是剩下的酬劳。”

白茫茫的水蒸气中，伸出一柄黑漆漆的手枪。

对于一个有枪械知识的人来说，这一柄从迷雾中出现的手枪，早应成为放在博物馆中陈列的古董。

这是一柄德国制的 LUGABP. 08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它是极为常见的德军配枪。不过，古董又怎样？只要效果相同便可能了。效果？就是杀人，而古董也一样可以杀人的。

“古尔斯先生，”高个子明知这是个假名，但仍不断重复着：“古尔斯先生，十万美元，请点算。”主人吩咐他送钱来的，早就警告过他，这是一名外国杀手，经常选择在妓院交易，又不喜欢以真面目示人。

高个子从镜子里，发现一个围着毛巾的男人，手中握着柄手枪，但由于房间中弥漫着一片水蒸气的关系，高个子仍未有机会看见他的庐山真貌。站在自己背后的，正是一个在印度职业杀手圈子中的活传说，唯一以杀人维生的外国人，绰号：古尔斯先生。

“将皮包丢到床上，”背后传来一把苍老而沙哑的声音：“扯开拉链。”

“拉链？”高个子故作幽默：“你是指我裤子上的，还是皮包上的？”

“我很欣赏阁下的幽默感，”古尔斯先生仍然紧握着古老的德国制手枪，冷冷的说：“请代我转告亚吉夫先生一句，下一个计划取消。”

“怎么？”高个子怪叫道，“反对派的格里星，是亚吉夫先生的死对头，你一定要在大选之前把他干掉，何况你已经拿了订金。”

“订金不会退还，”古尔斯先生答得简单：“暗杀取消，请另聘高明。”

特种部队包围妓院

这时候，距离妓院不远的一条横巷，一名街童正提着四杯奶茶，准备送给妓院的打手。

街童的名字是亚里。他提在手中铁架上的四杯奶茶，早已有三分之一倒在地上，皆因为达到了刻薄老板的要求。送外卖首要的条件，是快。

亚里穿过漆黑的横巷，朝妓院奔去之际，马路上突然驶来七八辆警车，将地上的泥泞溅到他的胸前。

亚里低头一看，手中铁架子里的四杯奶茶，又再盛得满满的，令到心中本来要说粗话的街童，竟然傻笑起来。谁知一只巨灵掌，不由分说掴他一记耳光，力道之大，竟将他连人带奶茶一并推倒在马路边的泥泞中。

抬头一看，是一名穿着防弹衣，头戴面罩，手持机枪的家伙。接着，八辆警车中跳下好几十名相同制服的黑衣人，在掴他一记耳光那人的一声令下，分成几个小队，对妓院展开包围。

亚里拾起地上那只唯一未碎的玻璃杯，再拾起生锈的盛奶茶铁架，拔腿奔到一辆大卡车的尾部。一会儿，必有大事发生，这一批黑衣人，肯定是警方派来搜捕通缉犯的特种部队。

亚里虽然是一名街童，却是一名喜欢看电视的街童。大概一个月前，他就曾在店中那架破旧的黑白电视上，看到过这些黑衣人受训的镜头。那出纪录片的旁白说，政府从美国重金礼聘两名顾问，负责训练一支特种部队，专门对付穷凶恶极的恐怖分子和通缉犯。

看来妓院中等外卖的打手，永远也喝不到刻薄老板弄的香浓奶茶了。夜，依然是那么静，但一场城市巷战，随时都会爆发。

这时候，亚里突然想起，妓院中一名可怜的姐姐，她的名字是吉沙，跟自己一样，同是来自马德拉斯，生命同样被恶势力所

操纵。

突然间，一声猛烈的爆炸，划破宁静的黑夜，熊熊火光直冲天际。接着，是密集的枪声。躲在大卡车尾的亚里，知道火拼正式展开了。

妓院中浓烟密布，一柄在一九〇八年发明的德国手枪，枪管正压在高个子的前额。古尔斯的沙哑声音，又再度响起：“出卖我的原因，除了为省下这十万美元之外，就是要借刀杀人，利用警方把我灭口？亚吉夫先生想得还挺周到。”

面色铁青的高个子，在浓烟中，看到一张满脸皱纹的面孔。这个名叫古尔斯的外国杀手，竟然是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头子？

当高个子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的一刻，古尔斯已扣下 LU—GABP.08 的板机。

今天七十一岁的德国籍杀手古尔斯先生，虽然在大批特种部队的包围下，身手仍然敏捷得像一名十八岁的小伙子。他携着装满十万美元的皮包，握着古老的德国手枪，越过催泪弹散发出的浓雾，沿着妓院布满铁锈的水管，滑到被四盏强烈探照灯照得通明的横巷。

就在古尔斯双脚踏在一滩污水上的时候，特种部队又再利用扩音器，向他发出最后警告。

四枚催泪弹又从外面射进来，四周顿时一片白茫茫。古尔斯根本就不当一回事，因为他是在毒气中长大的。

这处位于印度南部的城市，正爆发一场缉捕职业杀手的血战，在太平洋中部的法属马克萨群岛海域，“抹香鲸之歌”亦被一股浓雾笼罩，只不过雾是突然间出现，而并非由催泪弹造成的。

鬼船太平洋女神号

这一艘古老的捕鲸船甲板上，站着一位身材短小的老者。他嘴边叼着烟斗，盯着眼前的雾。

漆黑的海面，突然飘来一股浓雾，似乎是有不寻常事情要发生的预告。

两个星期前，当加西亚船长带领庞大的捕鲸队，驾驶着“抹香鲸之歌”离开圣诞岛的渔港时，一批老海员就已向他提出严重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庞大财团的女总裁，近乎隐士的老教授，七十岁的独行杀手，从不踏足陆地的捕鲸船船长，正面对相同的烦恼：毒咒。

我的助手一灯大师

当世界上四个地方的四个人，正面临毒咒应验的时候，东方一个大城市亦面临倒数的浩劫，邪恶的力量很快就会支配这个城市。

究竟是谁向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施了毒咒？

我置身于这个患上末期癌症的城市，目睹无数向黑暗势力投诚的人像小丑般出卖别人的时候，也同时也出卖自己。人类最丑恶的本质，可以在剩下的二十多个月中毫无遮掩的在人前展露。

已经再也没有善与恶，黑白不分，人变得越来越虚伪，目光短小，口是心非。表面大喊留下建设未来的新社会，背后却早已安排妻儿远走他乡，被瞒骗的群众还要原谅说谎的人。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？

末日心态不但影响这个城市，就连我工作的电视台也不能例外。每一个组别的工作人员都是得过且过，包托我自己在内。

此刻，我和一灯大师正走到甲板上，欣赏海峡的雾景。这位一灯大师，千万别误会他是什么高僧隐士，他只不过是电视台的一名灯光师。一灯大师，其实是一个贬词，在电影与电视的摄影组术语中，有着粗制滥造的意思。

举凡拍摄一个镜头，需要打灯光的话，至少也要用三几盏光去照明，才会造出应有的气氛与效果，越懒越马虎的灯光师就用越少的灯，由此可知，这一位一灯大师的德行了。

一灯大师本是属于电视台拍摄戏剧的灯光组人员，但因为太过懒散，一盏灯便行走江湖，终于在上个月被调到新闻部，派来做我的摄影助手兼灯光师。

由于新闻与纪录性质和戏剧节目的制作有别，灯光的要求亦不同，很多时候只用一盏电池灯，在摄影机旁边亮着就足够，因此，电视台就替一灯大师，找到一个如此适合的岗位。

一处住满老兵的山城

“虚夜飞，船一靠岸，我要带你去吃全城最美味的排骨面。”一灯大师还未开工，便嚷嚷着要吃午饭，我不禁白了这家伙一眼。

我的心情极为恶劣，好比这个早上的天气。为了拿长假期的问题，出发前跟采访主任缩头龟大吵一架，但还是敌不过那些官腔，只好硬着头皮独自完成采访工作，来换取三个星期的迫逼假期。当我背着电子摄影机，踏上这艘渡轮时，仍念念不忘诅咒天杀的缩头龟。

不知是否由于倒数的关系，电视台不断缩减人手，就像这次的专访，干脆只派我这个摄影师上阵，什么记者与导演都没有，另外就是这名食之无味、弃之亦绝不可惜的老油条一灯大师。

此刻，渡轮正越过海峡的迷雾，朝一个代表着一页历史的地方驶去。烟雾萦绕的远山上，住着一批当年从北方逃难南来的军人。这批英勇的军人被另一个政权的敌军追杀，最后流落在一处政治局势微妙大城市，一晃眼便几十年。不知有没有人将这个小小山城，形容为陶潜笔下的桃花源？山上的每一户人家，都是为了避秦，为了逃避残暴的苛政，而退守到南方一个城市的郊外，渐渐地被世人遗忘。

更可悲的，是前无去路，后有追兵；而且去路无多，追兵日近。在倒数的阴影下，隐居在这个山城的退伍军人，如今又要再次面临另一项的悲剧。当年战胜的一方，在不到八百天之内，就会接管这个大城市，渴望自由民主的市民，纷纷离开这个末日的都会，何况是这一批当年跟这个政权作对的军人？

倒数是毒咒，更是这批暮年老兵的末日。

不过，最卑鄙的，是另一个退到一个大岛上的政权，在这几十年来，从未对这批曾替国家出生入死的老兵，做出任何实质的行动，让忠臣义士自生自灭。